

母亲的心

张声仁

一晃，母亲离我们而去三十六年了。她走时，刚好四十岁。那时，我正在读高中。赶回家里，对我念念不忘的母亲，已没了气息。她的遗容，像一朵秋风里枯萎的菊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母亲在娘家，是大女儿。外婆接二连三地生了五个女儿，没留下一个儿子。重男轻女的太婆婆，不时数落外公，说外公不为祖宗争气。这些唠叨，使外公一辈子不敢大声说过话。外婆是在外公的怀里一脸愧疚地离去的。父母抱着我去奔丧，我还不到一岁。在几个姨妈手里传来传去，我一点都不怯场，据说还笑个不停。

母亲后来数落过我，说我满月时，外婆

抱着我，她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脸颊。我挥动小手去抓外婆手中晃动的红铅笔。她老人家那么疼你爱你，你竟然在她去世时没心没肺地笑。

外婆去世后，外公带着尚未成年的四姨和小姨，侍奉着太婆婆。后来，三姨、四姨和小姨相继出嫁。母亲与二姨商量着，把我和二姨的大儿子亮子表哥，轮流送到外公家去，陪伴寂寞的外公和太婆婆。上学后，寒假和暑假，母亲都要亲自把我送到外公家去。临别时，总要嘱咐我听外公和太婆婆的话，不要顽皮。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把我送到外公身边，院子里有好多人笑话我，说我不怕丑，老是到外公家去弄饭吃。我把这些话告诉母亲，说不想去外公家了。母亲对我说，我们家里穷，没有拿得出手的东

西孝敬父亲和奶奶，把你当件礼物，你外公和太婆婆会高兴的。你长大了，会懂的。

记忆里，每到清明时节，外公都会备好祭品，带着我去坟上祭奠。等他念念有词地说完后，我抢着去点燃那挂红色的鞭炮。清脆的鞭炮声，在山野，被风吹进树林。家里，太婆婆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在等待她的儿子，还有玄外孙归来。看到太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外公则破例地倒上一盅酒，有滋有味地品着。

每次回到家里，母亲总要问我，是不是跟着外公去扫墓了。我兴奋地告诉她，去了的，太婆婆还杀了大公鸡，那两个大鸡腿，吃得我的肚皮都快要撑破了。母亲听着，平时苍白的脸，红红的，笑着说，好儿子。

母亲

刘芳

母亲是一位淳朴又勤劳的农民，也是上世纪50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

可由于年代特殊，母亲的满腹诗书也随着岁月一点点埋没。

弱小的身躯永远在田里、地里、灶台边忙碌着，围着一家老小转悠着，操持着，手上总是有像沟壑一般厚厚的茧子，一头秀发也渐渐发白，几株皱纹也不知在何时悄悄爬上了额头。

为了让我们三姊妹成人成才，母亲整出了一条家规：要么在家里读书，要么出去干活，反正刘家不养懒人，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天生懒惰，手脚笨拙，讨厌大汗淋漓的滋味，对干活实在厌恶至极，只能选择在家读书写作业。

姐姐聪明利索，哥哥活泼调皮，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跟着母亲去田地里，走的时候还不忘挑唆一句：“妹妹，你和小黑要把屋守好啊！”

气得我咬牙切齿，敢情我的价值就是与一只小黑狗画上等号？

那时，每户农家总有干不完的活，不到天快黑了，他们总不会回来。

我写完作业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消遣大把时光。

有时，我会小憩一会，睡眼朦胧起来后，只有小黑狗陪在身边。

无聊至极时，我就找书看，哥哥姐姐那会都读初中了，我经常翻看他们的课本。后来姐姐爱上了看小说，我也会翻看不知道姐姐从哪里弄来的小说看。

我十岁那年秋天，自告奋勇地拿着小镰刀参与家里的大丰收行动。

当小脚丫一塞进泥巴里，就有蚂蝗爬到我腿上，大快朵颐地吸我的血，扯都扯不掉，越扯越长，黏糊糊的。我又害怕又难受，只好爬到田埂上拿棍子把它搓掉了，然后伤口上就开始渗出鲜血，不仅有点痛还奇痒无比。我真想把镰刀一扔走人了，可是出发前我们每个人是分了任务的。我的任务是那半边田，哥哥说那块田从我一出生就属于我的。

我只好咬着牙，抹掉脸上的汗珠、眼泪继续下田。

这时，我灵机一动。

我问母亲，“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榜样”怎么写啊？

母亲用镰刀在水田里画了几下，我说“哦，我记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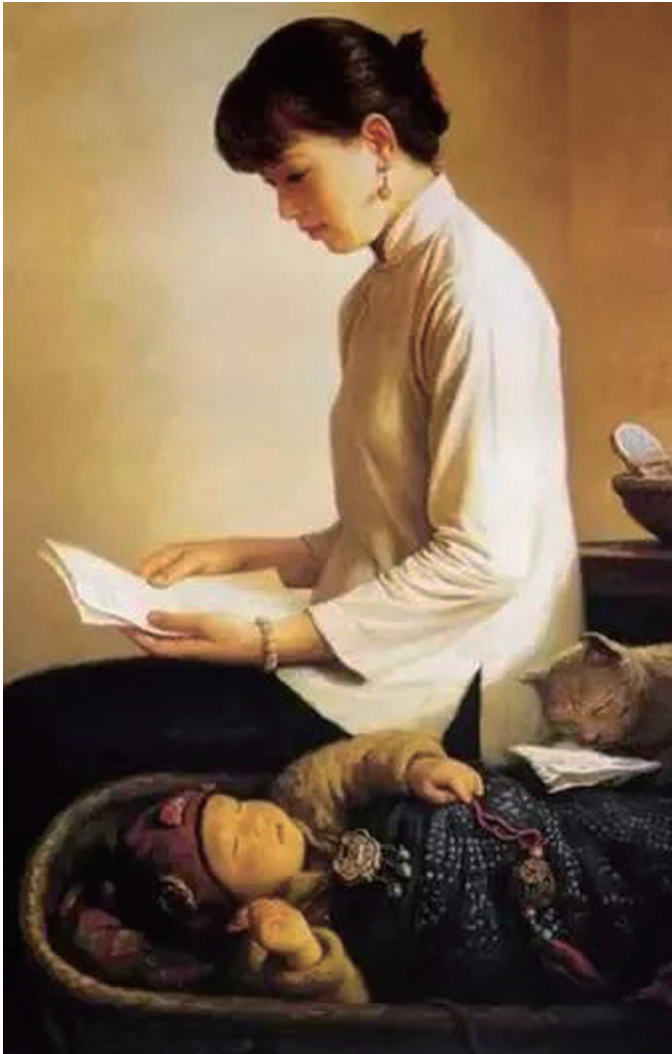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后，我开始哼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我们向前走……

“母亲，领袖怎么写啊？”

母亲直了直腰，正要教我怎么写时，又停下来，哭笑不得地看着我说，“你还是回去翻字典吧？我要是这么教下去，今年的收成可就悬了，万一遇上暴雨，这谷子都得在田里发芽了。到时候咱们一家老小得喝西北风。”

有了母亲的特赦令，我丢下镰刀，哼着小曲，一路上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还是家里舒服，还是看书有味。“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那会觉得古人真有远见！



因为母亲的独特家教，我渐渐习惯静下来看书，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

后来，哥哥姐姐南下打工去了，母亲没有了帮手，越发劳累。但只要看见我手里捧着本书，她都会轻轻地吧门掩上，从不吆喝我做任何事。

大学毕业后，我的世界变得丰富，工作、旅游、聚会、培训，家里辛苦的劳作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每逢回家，母亲总会津津有味地听我说些身边的事情。

我告诉她，我最近有开始拿秃笔涂鸦点文字，母亲眼睛里泛着光芒，立马起身，戴上老花镜，拿着我的手机看我的稿子。60来岁的人了，居然还能发现我稿子里的错别字。

我问母亲，“你也读了不少书，改革开放后，怎么不出去闯一闯呢？”

妈妈说：“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那会你还小，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横不下那个心啊！如果一本书和一块糖摆在桌上让我选，我肯定选书。”

我鼻子酸了，眼睛湿润了。

一幕春景

李优成

阳光照亮屋顶

鸟鸣起羽箭之舞

春天怀抱的花簇之中

一位母亲

推着一位轮椅上的母亲

阳光铺洒在她们身上

年轻的母亲时不时地勾下腰

用白毛巾帮年老的母亲

擦嘴角 擦眉毛

擦去满脸的微尘 汗渍

擦去额头的皱纹和忧伤

她们轻言细语地说着话

好似一位母亲推着

摇篮里的婴儿在走

写诗的母亲

张雪珊

阳光，紧贴温度计节节高升

年逾古稀的母亲，大字不识一箩

但她熟谙每一季庄稼的格式

以及每一株幼苗的韵脚

且对它们知根知底，知冷知热

背脊弓成蜗牛，一点点弯下去

母亲缓缓挥动如椽的锄柄

在泥土的辽阔中耕耘，破题

撒下一粒粒幸福的种子

这些活泼可爱的精灵

迅速着床，生根，发芽

齐刷刷拔节分蘖，长成绿色的诗行

洋洋洒洒，刷新田野的版图

家园这本厚重的诗经，意境悠远

封面题上勤劳，封底刻着兴旺

镀上金色的光芒

绵延成激越动人的心跳

后来没有了咳嗽

曾楚涛

成了烙在你岁月上的水印

我们如何努力也无法帮你擦除

也成了长满在我们日子上的刺

那些乡间随处可见的

锋利的羊角刺

有时是清晨，有时是午夜

这些刺，挥舞得很激烈

我们和药，和被咳嗽得喘不过气来的

你自己，即便恨之入骨

也无力扑灭

母亲，后来你终于可以不咳嗽了

历经几十年较量

彼此沉默，岁月静好

至今已整整九年

没有了咳嗽的旧宅子

阳光一如往昔

木格窗已积满灰尘

老屋蓄满寂静

这寂静呵，又闷又慌

憋得我想抱着

你扶过的门框

哭一会儿